

橄榄绿丛书

织黑网的人

戴雪菁 著



红旗出版社

织黑网的人

戴雪菁著

红旗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 凡

封面设计：王 宁

• 橄榄绿丛书 •

织黑网的人

戴雪菁 著

红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

河北省滦南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印张 192千字

1988年9月第1版 1988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28060册

ISBN 7-5051-0053-×/I·5

定价，2.65元

前 言

集录于本丛书的均系公安纪实文学，全部作品，或长或短，也都无一例外地出自于穿警服的公安人员之手。这也许是这本文字稍粗而内容厚实的丛书，读来真实、可信、亲切、感人的一个重要缘由。

橄榄绿丛书的编著，旨在为公安战线众多无名星写记立传。通过真实记录公安人员侦破富有典型意义的疑难案件，揭露和鞭挞违法犯罪分子的对社会危害及其道德沦丧的丑恶灵魂，反映和颂扬广大警民在保卫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斗争中的精神风貌，以充分展示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法制的强大威力。

纪实作品贵在真实。丛书所选用的报告文学或公安通讯，其主要思想、基本事实、乃至每个人物都是真实的。每篇文章所记叙的事件或案件，从发生、发展、波折、结局，除出于保护当事人或遵守公安纪律的考虑，不得不对某些人名、地点或公安工作手段进行必要的文字技巧处理外，可以说是有其事，实有其人。这是可信的基础。

公安纪实作品有无阅读和教育价值，很大程度取决于其有无典型性。丛书的每篇文章，都写有突出事件、重大案件并注意挖掘其一定条件下的社会 and 道德意义。看得出文章的作者在撰写各自的作品时，都不约而同地着眼和致力于所写事件、案件或人物的立意程度、复杂程度、影响程度和独

特程度，这也许正是这本丛书具有吸引人的魅力所在。

人民警察写人民警察，是这本丛书的又一显著特点。公安机关有众多平凡的岗位，人民警察也都是普通的执法者。人们常说，勿以善小而不扬。社会主义事业需要建设也需要保卫。改革加快，效率提高，经济发展，就得加强法制，搞好秩序。人民警察小善之事，连着社会主义大善之业。编辑出版这套公安纪实丛书，正是为了从这个侧面或那个角度，向更多关心公安事业、爱护人民警察的人们表明，公安干警乐于把自己的心血，浇注在祖国的安全和人民的幸福之中，在法律与罪恶反复较量的天地里，表现出情操的高尚和生命的价值。

在丛书编著过程中，除得助于中共上海市委政法委员会副书记、市公安局局长李晓航和《人民警察》社务委员会诸位领导同志关心、支持外，还得力于《中国佛教名刹》丛书主编李锦昌、上海书画出版社编辑、画家曲章富等同志的提携和帮助，在此一并致以深切的谢意。

戴 雪 菁

1987年12月24日

目 录

织黑网的人.....	(1)
------------	-----

罪恶的抉择.....	(31)
------------	------

花 案.....	(76)
-------------	------

骗 中 骗.....	(147)
--------------	-------

戈壁逃犯.....	(154)
-----------	-------

旋转的舞台 ——一个越剧新秀的故事.....	(174)
---------------------------	-------

神探李明.....	(215)
-----------	-------

真假双龙杯 ——一个侦察员的破案日记.....	(235)
----------------------------	-------

凯雷和它的伙伴们.....	(257)
---------------	-------

刀下留人 ——于香香被处死刑之后.....	(274)
--------------------------	-------

织黑网的人

一、不寻常的现场

深秋。清新的晨风掀去了披在大地上的黑纱，朦胧的曙光，轻轻洒落在郊外宁静的田野上。蓦地，随着陡然响起的尖厉警报声，从B县公安局的院墙内，疾驶出两辆三轮摩托车。

“快！加速！”坐在第一辆摩托车车斗里的刑侦队长老程，一边扣着上衣警扣，一边对紧握车把的侦察员小王大声命令道：“走小道，抄近路，目标界河滩！”

案情就是无声的命令。公安侦察员知道：在侦破工作中，争分夺秒往往意味着获得破案线索、战机和胜利，早一分钟赶到案发现场，就能捕捉到瞬间即逝的蛛丝马迹，多赢得一分破案的主动权。

今天凌晨，群众报案登记簿上写着：五时三十七分，一位老工人蹬着自行车赶到B县公安局，讲述了他在上班途中意外发现的情况——

天刚蒙蒙亮就起床，习惯在车少人稀的最佳时间内骑车上班的这位老工人，象往常一样，拐进了界河滩一侧的小路。他骑着骑着，前轮突然打了一个滑，车身猛地失去平

衡，连车带人翻倒在路右边的坎沟旁。

“见鬼！”老工人嘟囔着爬起身，正要伸手去扶车把时，发现离他七八米远的界河滩上，有一件浮动在水面上的黑乎乎的东西。他壮胆朝那里挪近几步，定睛一看，啊！黑乎乎东西的下面，竟直挺挺地伸着两条打着赤脚的人腿！他顿时毛骨悚然，目瞪口呆，好一会才如梦初醒地跳上自行车，风一般地赶来县公安局报告……

六分钟后，两辆闪烁着红色警灯的摩托车，风驰电掣般地赶到了雾气腾腾的界河滩。

报案老工人的叙述是正确的，在属于B县县境的界河这一边的河滩上，俯卧着一具男尸。尸体的上半身埋在河里，下半身伸出水外，老工人看到的“在水面浮动的黑乎乎的东西”显然就是这具穿着深色上装的男尸鼓出水面部分的背部衣服。

死者尸体完整，面目清晰，年龄在二十五岁至三十岁之间，上身着一件铁灰色的涤卡拉链衫，下穿藏青灯芯绒直统裤，衣裤的口袋兜底翻出。侦察人员仅在尸体的后脑部位发现有钝铁器砍击伤三处，而且均击碎脑骨深达颅内。从这三处致命伤集中在死者脑后部位的情况分析，死者生前很可能是在毫无警觉和戒备的情况下，突遭偷袭而毙命的。此案无疑是他杀。

勘查死者周围现场，在距尸体脚底方向十米处的小路上，留有一滩面盆底大的血迹。借助放大镜，四下溅落的零星血滴依稀可见。循着这些由密至稀的血滴残迹，直到埋尸的河滩边，沿线的地上仍隐隐约约看得出犯罪分子拖拉尸体留下的拭擦印痕。

粗粗踏勘后，刑侦队长老程缓缓直起身，从衣袋里掏出一支香烟，眼下的凶案现场，给予他的“第一印象”还较完整。现场情况表明，这里既是犯罪分子脱身时的抛尸之地，又是犯罪分子逞凶时的作案现场。

再说，犯罪分子选择在此处动手作案，也真可谓胆大妄为，这里虽然是位于B县同邻区交界的僻静地段，但这一地段长不到五百米，宽不到五十步，前面有密集的商业，后面有林立的厂房，左面是一条车来人往，沟通城乡的公路，右边是一排人烟稠密，新近盖就的村舍。

然而，理智的判断，并不能代替眼前的现实。最使程队长感到棘手的是，除去死者随身穿着的衣服外，偌大的作案现场，竟没有检获到一件犯罪分子留下的物证。

两名身体壮实的年轻侦察员，曾卷衣挽袖，自告奋勇地下到冷冰冰的河里，象探雷似地掏摸了足足一个多时辰，也没有找到任何可疑物品，更没有发现可以在数分钟之内致人于死地的凶器。

犯罪分子看来比程队长的估计，要狡诈，诡秘得多。老程蹲着身子，重新仔细察看了现场留下的所有可疑印痕，还是未能检获一枚可以提取进行比对的完整脚印。当他俯身在尸体拖痕的两侧，来回细细察看数遍之后，老队长浓黑的双眉，紧紧地锁住了。

二、半截磨损的商标

死者是谁？成了解开界河滩之谜的第一道难关。

虽然，法医根据尸体僵化程度，推断死者死亡时间约在午夜前十点钟左右；检验胃内的食物和气味，证明死者在

遇害前喝了酒，吃过较多的饭菜。但鉴于死者的身份不明，这些推断和情况，都无法迅速转化成为有价值的破案擒凶的线索。

借助静电复印机的功效，一张张印有经过技术处理复原的死者照片的协查通知，发往全市各区、县公安机关已经整整两天了，仍无接到有人认尸的信息。

临近的几个区、县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接连向B县公安局通报了四名在近期内离家出走的男性失踪者，年龄、性别、长相都较接近，可是经详细核实后，一个也对不上号。

两位青年侦察员根据死者遇害前喝过酒的情况，带着死者照片，到就近十几家大小饭店“碰碰运气”。结果，也没有访问到一位曾见到过死者的营业员。

侦察员笃信：死谷的后面往往有潺潺活水。第三天，更深入人静。老队长带着手套，独自在办公室翻看着死者的衣物，翻着翻着，一个新的想法突然跃入他的脑海：死者的衣服也许能提示出查找死者身份的方向。

死者衣服相当陈旧，式样也不新颖，在“佛要金装，人要衣装”的世风下。穿在象死者这样的青年身上，似乎有点不相称。翻看了半天，程队长仅仅在死者上衣领口处，翻看到半截商标。

半截二公分见方的商标标签，几经磨损，比衣服还要破烂不堪。标签颜色业已泛黄，质地发脆。一头针脚已脱落。也许死者生前感觉后颈部擦着卷边标签不舒服的缘故吧，整个商标标签被撕剥得只剩下小半截。

半截商标，一下子变得珍贵起来，老程当即唤来女侦察员小方，花了将近半个多小时，才将半截商标，从衣领上完

整无损地剥落了下来。

灯下，程队长眯起双眼，拿着放大镜，细细端详着半截商标上残留的字样。他先觉得象“干”字，后又判断似“天”字，一时定夺不了。于是他将捏在镊钳中的半截商标，举过头顶，对着办公室房顶的日光灯管照看，这才从商标背面深浅不一的颜色上，辨别出是一个“平”字。

仅仅是这样一个微乎其微的线索，程队长和侦察员们如获至宝。他们连夜分析案情，研究制定下一步侦破工作的主攻方向。

根据死者皮肤白皙，衣服陈旧这一颇为矛盾的特点。侦察员们分析认为，死者即可能是界河滩以北在A区工作的职工，又可能是界河以南B县境里的农民。

另据死者胃内酒菜食物大半没有消化推断，死者在用完晚餐到达出事地点，只有半个来小时，说明死者有可能就居住附近一带。

侦察破案人员决定以界河两岸地区为重点，从粗到细，先易后难。由近至远地逐步展开查证死者身份的工作。首先，侦破人员排出全市招牌上带“平”字的服装店三十九家；其次，以案发地为起点，将三十九家服装店，按“近、中、远”三档排列出来；最后，指派两名精干的侦察员，由近至远地逐一上门查访这些服装店。但是，侦察员们接连跑了八家招牌上带“平”字的服装店，均无收获。

夕阳渐渐西沉，两位身披落日余辉的侦察员，忍着饥渴，走进了C区一家以买卖公平之意为店号的“平平”服装店。侦察员小王向店经理出示证件，说明来意后，年轻的店经理随即将他俩领到店后工场间一位老师傅的面前。

老师傅戴上了老花眼镜，小王把那件污损的涤卡拉链衫递到老师傅的手中。

“请问老师傅，你看这件夹克衫，是你们店制作、出售的吗？”侦察员语气亲切而又温和。

“好的，我看看。”老师傅翻看着衣服的针脚，又细细瞧了瞧衣领处的半截商标标签（是侦察员小方按原样缝上的），随手摘下眼镜说：“不错，是我们店裁制、出售的。”

两位侦察员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三、二度失恋

凭半截模糊不清的衣服商标，查到了制作、出售此件衣服的服装店，应该说是令侦察员鼓舞的进展。

“老师傅，你再看看，这件服装卖出去有多长时间了？”侦察员小王满怀希望的接着问道。

“至少三年。”老师傅语气肯定地回答说：“因为这种式样的衣服，本店三年前就停止生产了。”

三年？侦察员脸上的笑容骤然消失。

“不过，我们这店，门面小，名声也不大，地段又在店面分散的旮旯里，特地从远地慕名而来买衣裳的顾客，不大有的。”老师傅对侦察员又作了补充介绍。

调查死者身份的工作范围，很快缩小到这家服装店附近的两个街道。

这里是毗邻江边的住宅区，正当程队长准备驱车前往这两个街道的公安派出所，要求民警通力协查时，侦察员小王突然打来电话，向他报告说：死者身份查到了！

说来真巧。两位侦察员走出“平平”服装店，路过附近

一家开着午市的饮食店门口时，这才觉得饥肠辘辘，腹中饿得难受。原来，他俩从早到现在，只顾用心跑服装店，却把吃饭问题忘掉了。

说这是家饮食店，是客气的称呼，其实这家店只能算是大饼油条摊。三名职工挤在火炉和油锅边的狭窄空间，大汗淋淋地忙碌着。侦察员见饮食店对门有家小茶馆，便买了四份大饼油条，要了一壶绿茶，在茶馆的一角坐下了。

真是天赐良机，侦察员就着茶水，把大饼油条三下五除二地送进肚之后，发觉这吃食店与小茶馆正门相对，地处街道中心，光顾者络绎不绝，实在是个打听人的好地方哩！于是，他俩从包里抽出那张印有死者照片的协查通知，来到烧水、和面师傅跟前，请他们辨认。其中一位炸油条的女营业员指着照片惊呼道：“这不是‘大小耳朵’吗？”

峰回路转，死者的身份终于水落石出。

此人叫倪康二，今年二十九岁。原为C区饮食店的职工，现已调在A区小饮食店工作。他的家住在离他现在工作的店二十多里远的C区。父亲已去世，母亲在一家绣衣厂工作。由于倪左耳大，右耳小，熟悉他的人都戏称他为“大小耳朵”。

据认出死者并同死者生前一起工作过的那位女营业员反映，倪康二舍近求远地调动工作地点，很可能与他个人恋爱对象接连告吹有关。

经调查，倪康二谈过两次恋爱。

第一位同倪康二有过一段恋爱史的姑娘，叫方芳，是A区一家烟杂店的营业员。她经人介绍，与倪康二约会碰头了两次，就和倪分道扬镳了。她不愿同倪谈朋友的理由很简

单：倪文化低，又不爱看书学习。她十分礼貌地给倪康二写了封断交信，字迹秀丽，措词友善，倪看了信，叹了口气说：“姑娘办事挺上路的，只怪自己没有多喝几年墨水！”并没有结下什么宿怨。看来，方芳完全可以从死者的嫌疑关系中排除。

第二位姑娘，是一家熟食店的卖筹员。他与倪康二看了一场电影，逛了两次马路，还一起转了半天公园。之后，这位姑娘便通过介绍人，说她患有心脏病，结婚后不能生育，主动向倪康二打招呼，结束了彼此间的往来。其实，这位姑娘不愿同倪康二共涉爱河的真正原由，并不在此。怪只怪倪康二说话粗鲁，骂娘的口头语，就象文章中的标点符号，姑娘还敢和他朝夕相处，缔结百年之好吗？倪康二听了介绍人的介绍后，只是暗暗为患病姑娘惋惜了一番，也没有留下精神伤痕。这位姑娘自然也可排除在此案之外。

程队长心里琢磨，从发现现场到查明死者，整整四天了，倪康二的家里和单位怎么不向当地派出所报告呢？

经问倪的母亲，回答是：倪工作的单位离家远，一星期中难得回家一次，再说家里虽有两间住房，但弟妹多，我也希望倪能睡在店里。

问倪所在单位的同事，答复是：自上星期以来，倪因个人婚姻问题不顺利，加上同他后母闹矛盾，常常不来上班，我们也疏忽了，以为他这几天都住在家里。

什么？倪康二的母亲是后母，而且还在闹着矛盾，疑点很自然地落在她的身上。

四、凶手难道是她吗？

倪康二的后母，是位年近五十的妇女，在棉纺织厂当挡车工，名叫赵秀月。

根据管段民警和居委治保干部介绍，倪的生父是她第二个丈夫。赵搬来倪家时，倪才十二岁，但已渐通人事。不管赵秀月怎样嘘寒问暖，象亲生妈妈那样真心体贴他，可她在他的心目中仍是个后母。当然小朋友之间发生争吵时，有人动辄骂他是“晚娘的儿子”，对他也有一定的心理刺激。也不知是哪个不讲文明的同学，还讥讽他的左耳是被后母拎大的，他的“大小耳朵”于是传扬开来。特别是三年后，倪的生父溘然病逝，倪同赵秀月也就貌合神离了。尽管赵秀月一再要倪好好读书，为死去的父亲争口气。可他勉勉强强读完初中后，就一门心思谋求工作。后来，赵秀月四处奔波，东托西求，才为他找到了眼下的工作。

“工作单位为什么安排离家这么远呢？”侦察员带着这个问号，继续走访群众。

这也怪不得他后母。一位与倪家隔墙的邻居对侦察员介绍道。倪康二先是在离家不远的一家饮食店工作的，因为他爱面子，自己瞧不起自己所干的行当，三天两头要赵秀月帮他到单位说说，要求工作单位调得越远越好。这一次，赵秀月非但没有依他，而且对他宣传了一通“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的大道理。后来，倪康二自己钻了门路，找到一位要求到这儿工作的同行业职工，对调了工作。

另据赵秀月所在单位保卫部门和车间治保员证实，死者倪康二遇害的那天晚上，赵秀月正在单位上班，直到十一时

才离开。

心地善良的赵秀月决不会是杀害倪康二的凶手。程队长在作了否定结论之后，决定亲自找倪康二的后母谈一谈，一方面是对被害者亲人表示慰问，一方面则想通过她，进一步了解有关死者的生前情况。

原来，倪同她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矛盾。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后母一直在心里念叨着倪康二的婚事。他谈过两次女朋友，后母都是全力支持的。可是不知怎么搞的。谈一次，吹一次，她问他，他总是一声不响低着头。发案的前一天晚上，他突然回家，提出要同后母分房子，说现在交女朋友的“基本行情”是：“要当新郎先看房。”后母倒不是不愿意给倪康二让出一间房来，但倪康二总该将女朋友领回家让她看看吧，一是可以看看人品，参谋参谋，二是见了人，后母心里踏实后再让房子也不迟。倪康二一听火冒三丈，从床上抓起他那件拉链衫，气呼呼地出了家门。

听了后母的叙述，使程队长感兴趣的倒是鲜为人知的死者第三次恋爱风波。

从破案的常规角度看，死者身份查明之后的线索，几乎在同一天之内被否定，当然不是个好征兆。可是，程队长却出人意外地进入了破案的兴奋状态，他那专注的神情，敏捷的思路，使他的战友们强烈地感受到了信心的力量。

“线索没有中断。”程队长在当晚的案情分析会上鼓励情绪不佳的侦察员们说：“死者的后母在同我交谈中提到，死者遇害前，也就是说倪康二离家不归前，曾向他后母提出了分房问题，请同志们注意，倪康二在提此要求时说了句‘要当新郎先看房’的俏皮话，我敢肯定，‘大小耳朵’向

他后母要房子的主意，是别人帮他出的，包括那句俏皮话，很可能是他从出主意人的嘴巴里批发来的。”

“有必要查一下，死者倪康二还有没有第三次恋爱的罗曼史。”侦察员小王插嘴提了这条建议。

“对，搞清楚死者没有来得及告诉他人的，同案情有关的一切秘密，可以说是缩小侦察范围，开辟破案线索的当务之急。”布置停当之后，程队长用打趣的口气补充道：“但愿我们能感动上帝。”

散会后，程队长的思绪，又回到现场勘察时的对案件性质的分析上去了。

当时，有人根据死者衣袋外翻身无分文的情况，认为有可能是谋财杀人；也有人根据死者在毫无反应的情况下，身后受到突然袭击，推断有可能是一种早有预谋的蓄意杀人案。程队长没有明确表态赞同何种意见，但他认为不能排除情杀的可能。

五、风 流 女 郎

事实证明，程队长和侦察员的努力，没有徒劳。死者的第三位恋人是谁的问题很快有了突破。

侦察员在死者生前所在的饮食店周围，找到了知情人。知情人是位摆茶摊的老太，茶摊就设在街头的拐角处，离开饮食店约有百把步。这位老太向侦察员小王反映，有位二十五六岁的姑娘，经常在她的茶摊前，同“大小耳朵”碰头。碰头时间总在“大小耳朵”做完午市之后，大约四点多钟左右。“大小耳朵”被害的当天下午，她也过来过，两人还说了一阵话，看上去，男的气色不大好。可是“大小耳朵”